



葫芦岛 有一张蓝图，复葫芦盛景

□照悦/文 照悦 吴盛/摄

葫芦岛位于舟山本岛的东北方，莲花洋上，与普陀山隔海相望，最近处只有700米左右，北靠岱衢洋，东为黄大洋，南临洋鞍渔场。葫芦岛形似葫芦，两头大中间小，所以大多数人以为岛屿因此而得名，殊不知它本来无名，在18世纪的外国海图中，叫“伊斯密斯”岛。葫芦岛的得名其实是因为岛上有一个港湾，叫吞里，它的形状很像一个葫芦瓶，也称葫芦洞，所以才有葫芦岛之名。葫芦岛旁边还有一个小葫芦岛，形似海鳗，呈狭长形，所以当地人把小葫芦岛叫做“鳗段”，两个岛在潮落时可以来回行走。

一班离开的船就是一辈子

舟山的渔村是先富起来的，丰饶的海产让渔民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过上了好日子，葫芦岛也不例外。富裕了几十年到如今人去岛空，葫芦岛人大多会叹息这时代的潮起潮落。人们从昔日近三四千人的渔业重镇逐步迁往了大岛，是为了找份更好的工作，子女有更好的教育环境、老人有更好的医疗条件……离开故土，有万般无奈；立足他乡，有几多艰辛。年轻的一代总是惦念，离开的船只有那班，但再找回来时的路却要花一辈子。石阶铺满了岛上小路，路边的草一丛丛，从小小的码头绵延到山上的敬老院，一年一年，时光走得愈发慢了，日子过得愈发缓了。小岛生活，没有光阴似箭，没有喧嚣拥挤，一切都与几十年前并无二致，与其说是时光善待了这个小岛，不如说是岛民清闲徐来的秉性，让葫芦岛与繁华世事产生了天然的屏障。本以为岛上全是老人，未曾想到，在一座石屋门口，看到个小姑娘在小板凳上做作业，那稚嫩的指尖点着薄薄的纸，铅笔攥得紧紧的，一字一行地默念着，与这安静的小岛融为一体。孩子就像一道光，穿透了南方的阴雨绵绵，穿过了沉寂已久的小巷，串起了一直在等你的小岛与久未回乡的游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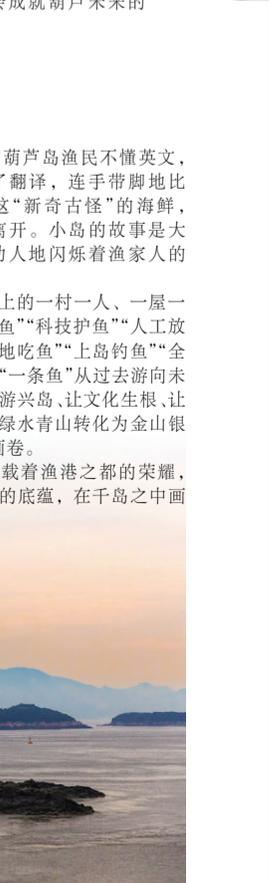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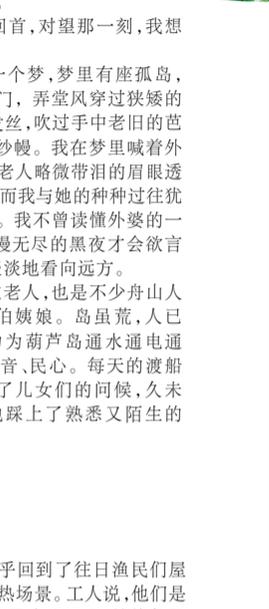
葫芦岛正等待着游子回家

重新支了脚手架，似乎回到了往日渔民们屋顶挨着屋顶盖房的火热场景。工人说，他们是朱家尖人，现在岛上有不少活要干，就修整了间小屋住，上两三天工回家一趟，来往方便。小岛的年轻人闻到咸湿的海风，踩到野蛮生长的青苔，打开了久违的毛细血管，拼命攫取这野生的气息与自由的生命力。这是回归乡野的雀跃，也是葫芦岛未来的吸睛之笔。休渔期赋闲在家的阿伯热情地过来搭话。阿伯说：“当了五十多年的渔民了，以前在中街山、洋鞍一带张网，那时候看天吃饭，一年四季作业不停。现在有了禁渔期，倒也能回家好好休息一阵了。”回家，是每个渔民最恬淡的归宿，哪怕只是一方石屋，靠岸休憩，心安归乡。游子归岛，更带来新生的希望，“福禄禅乡”终会成就葫芦未来的美好。

潮起潮落，蓝图已绘

“葫芦”音似“福禄”，形似“喜”“吉”，自古以来就寓示吉祥、长寿。待新的客运码头建成，普陀山至葫芦岛的航程只有20分钟，几代人的姻亲联结终又成为岛与岛之间的再续前缘。蓝图中，从普陀山礼佛到葫芦岛禅养，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葫芦岛的“咫尺佛光，福禄禅乡”。以百年渔港的厚重底蕴托起现代渔业的蓝海科技，既保留古朴的乡风民俗，又幻化出沉浸式体验的海岛旅行。葫芦岛人是乐观的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兴衰总轮回替。就如葫芦宝瓶大肚小口，恰恰体现了葫芦岛人的大肚从容。不久的将来，曾经的百人电影院又会拉起一张幕布，看当初“里斯本丸号”中落难的英国人在东极被救起，后经葫芦岛人护送

女孩抬起头，我回首，对望那一刻，我想我的外婆了。小时候，我常做一个梦，梦里有座孤岛，外婆倚靠着老屋的后门，弄堂风穿过狭矮的门洞，吹过她花白的发丝，吹过手中老旧的芭蕉扇，吹动着床边的纱幔。我在梦里喊着外婆，可是听不到应答，老人略微带泪的眉眼透着我曾未经历过的过去，而我与她的种种过往犹如蒙太奇的电影回放。我不曾读懂外婆的一生，只有自己走过漫漫无尽的黑夜才会欲言又止最后莞尔一笑，淡淡地看向远方。葫芦岛上的165位老人，也是不少舟山人的外婆、太公或是叔伯姨娘。岛虽荒，人已老，但人们竭尽全力为葫芦岛通水通电通网，连接起了亲情、乡音、民心。每天的渡船靠岸，一根扁担挑起了儿女们的问候，久未归家的人晃晃悠悠地踩上了熟悉又陌生的葫芦岛。



刺山岛 海岛加星空，一夜乌托邦

□连姜/文 摄影/陈川端 李洁

舟山很多岛屿得名都与其形状有关，刺山岛岛体呈南北走向，传说古时候有流星陨落山巅，形如刀刺，故名刺山。刺山风景秀丽，有平坦宽阔且绵长的滩涂，它曾以农为主，兼近海捕捞，最鼎盛时人口也不过200余人。

刺山，对于很多舟山人来说，比较陌生，几十年来，这个定海南部的岛屿逐渐被人遗忘。只有三位原住民，王阿苟、胡阿彩和黄菊英守住了小岛的烟火。如今，遗世独立的岛却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。随着诺漫营刺山岛营地的进驻，不少年轻人来到这里，看海听涛。

去刺山，拜访最后的岛民

从定海民间码头出发，“tutu 船”（一种穿梭在舟山各个岛屿间的“海上出租车”，因发动机发出“突突”声而得名）航行不到半小时，便能到达刺山的大石码头。这个离舟山本岛不过5000米的小岛，却仿佛被时光拉开了几十年的距离。小岛东岸，自然村沿着山麓生长，许多老屋早已无人居住，颓然荒废。岛很小，只需一个小时，就能把刺山的三个自然村逛上一圈。大约200年前，就有人从大陆迁来定居。岛上的老人已经不知道先民们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孤岛，但他们一辈子在岛上，日子过得自在。王阿苟今年100岁，几乎未曾出岛定居，老伴胡阿彩今年96岁，两人相知相伴，直到现在仍保持着下地劳动的习惯，自给自足。6月上旬，人们见到二老仍是身强体健的样子，他们吃自己种的菜、烧自己斫的柴。这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，在刺山享受着波澜不惊的田园生活，仿佛神仙眷侣。上岛的人，大多会问他们为什么不随后来往到定海城里去，他们摆摆手说，去过了，不适应，又回来了。在与这对夫妇隔阂而居的93岁的黄菊英心里，答案也是一样的。城市对于久居孤岛的老人来说，太陌生、太危险，不如岛上自在。年轻人离开，守岛人老去，刺山的房子空了，只留下一个恒久的家园。在外人看来，刺山封闭又孤独，但事实上，包括这三位最后的岛民，曾经在这里老去的人们个性乐观、平和，在自己选择的生活里，笑容真实、笃定又热情。

老人和少年的故事开始了

刺山岛终究迎来了一丝波澜。这几年，刺山岛火速出圈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登岛探秘。2018年，诺漫营刺山岛营地选中这里。“我们提供的是社交型的活动和度假式的享受，这是当下许多年轻人想要的东西。与桐庐、象山等营地不同，舟山刺山岛营地主打的特色就是荒岛和野外。”诺漫营联合创始人兼运营总监汤佳玮说。那年春天，初见刺山，她印象深刻：“我们租了艘‘tutu 船’，从民间码头出发开始一座小岛一座小岛的寻找适合露营的地方。”那时，刺山岛上开满了白色的野雏菊，老房子零零落落散在各处，当“tutu 船”的声音传到码头边的村子，当时80岁的老村长出来迎接了这样“怪人”。老村长思路清晰，谈吐不凡，一番商谈后，诺漫营方面租下了一处民房用于开展工作和员工生活。年轻人上岛了。老人和少年、旧景与新颜，在刺山开始了和谐圆融的故事。诺漫营刺山岛营地与王阿苟、胡阿彩夫妇的家分别在岛的两头，但与黄菊英则算得上邻居，年轻人亲切地叫她“黄奶奶”。刺山营地的开营，让黄奶奶又多了一项日常休闲活动。今年3月，诺漫营舟山刺山岛营地的员工们带上黄奶奶一起，给岛上空间换新颜：刷墙、挖土、和水泥、修复老家具……小小的岛一下子有了热火朝天的感觉。黄奶奶也拿上了自己的锄头跟着员工们一起挖土，顺便还向年轻人传授了与土地打交道的经验。黄奶奶常会踱出家门，慢悠悠地走来和营地的管家们聊天，“最近生意好吗？”“今天拔蟹笼成果咋样，要我教你们几招吗？”“九零后”与“九零后”“零零后”们的交流似乎没有代沟，反而流淌着和谐共生相伴相依的脉脉温情。

营地的朋友们在岛上等你

夏日的刺山有几分灼热和黏腻，营地员工最常做的事就是从宿舍走到码头或滩涂去赶海，又或者小心翼翼地翻越礁石，去刺山岛的另一边看落日，一路上拍拍停停、聊着天。岛上的两只小土狗“哈哈”和“小六”相伴左右，无论是沿着礁石追逐落日、踩着滩涂捕鱼捉虾，还是帐篷之下的海鲜烧烤，抑或是露天电影，一黑一白的两个小生命涌动其间，黏在人的脚边打转，乖顺又讨好。有客人来时，梅姐等人会根据客人的需求，带他们白天出海捞海鲜，落潮时去滩涂赶海。青蟹、竹蛭、花蛤、青口贝等鲜甜肥美，此时的海鲜值得配上一杯咖啡。“一定要尝尝梅姐做的手冲咖啡，不少客人就爱这一口。”管家阿乐说。

“tutu 船”解围刺山孤独

露营生活就像是一支精致与粗糙并存的舞蹈，既有充满野性的自然美景与海味，也不乏精致和品质的体验分享。枕着海浪入睡，在海边等待日出日落。轮渡航班，一个月只有6班，唯有“tutu 船”随叫随到，当然价格要高得多。有轮渡班次的那几天，刺山岛人气颇旺，有来探访老人的小辈，也有来刺山水库钓鱼的垂钓者，还有猎奇的游人。来者都是客，只要能找到岛上的三位老人，都会被他们热情相待。黄奶奶育有五女二子，后辈更是有五十多人，有时候来看望她的儿孙多，营地周边就会充满年轻人的欢声笑语。露营营地的出现，给刺山岛带来了新生。诺漫营刺山岛营地包船接送客人的“tutu 船”船主徐志龙原籍大猫岛，18岁就跑船讨生活了，“东岙、西蟹峙、大猫、摘箬山、刺山之类的，定海周边的小岛都去的。”现年59岁的徐志龙目前定居在定海，由于长年累月每天跑小岛，他跟周边许多小岛的居民都很熟，虽然不知道具体叫什么，但遇到总能聊上几句。接送和等待刺山岛露营客人时，徐志龙会一个人在码头或者滩涂上捡点鲜货，打发时间。如果老人有需要，提前知会一下，他也会在下次上岛时帮他们带点东西。刺山虽小，人情不薄。如果刺山岛上的老人子女有事要回岛，偶尔也会“蹭”一下诺漫营的包船。岛上有淳朴善良的老人，也有充满活力且踏实的年轻人。海岛加星空的一夜乌托邦后，这座小岛的生机终得延续。

选自《岛与》“小岛你好”特刊